

恩怨旧恨惹闲忧，缘浅何必与君逢。
终究过往一场空，方知天意也无情。

【十世轮回】
CAUSE & EFFECT

若爱只是擦肩而过

Ruo Ai
Zhishi
Cajian
Er Guo

秋雨寒

著





若爱只是

擦肩而过

秋夜寒雨

著

Ruo Ai
Zhishi
Cajian
Er Gu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若爱只是擦肩而过 / 秋夜雨寒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0.10
ISBN 978-7-5125-0096-9

I. ①若… II. ①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70873 号

若爱只是擦肩而过

作 者 秋夜雨寒
责任编辑 宋亚暄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mm×1000mm 16 开
20 印张 312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096-9
定 价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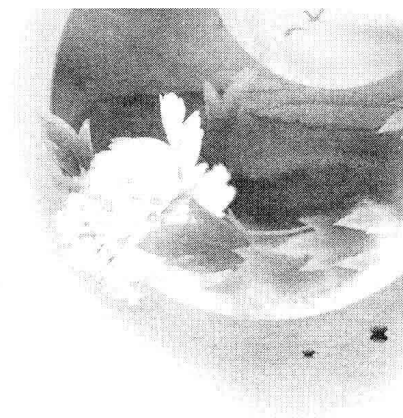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目录

- 一 缘浅何必，与君逢 1
- 二 半惹桃花，姻缘错 17
- 三 景色流连，向傲林 35
- 四 相敬如宾，花为煞 56
- 五 风声鹤唳，人心危 72
- 六 意外得知，意外伤 87
- 七 晓梦迷离，尽嫣然 102
- 八 万寸相思，燃灰烬 118
- 九 凤钗斜飞，思眉弯 128
- 十 终成眷属，梦重来 145



目录

- 十一 沉浮未央，深宫谋 157
- 十二 前仇未泯，危机伏 177
- 十三 欣欣春风，落英藏 196
- 十四 正平为和，心难和 212
- 十五 一剑霜寒，醉心凉 228
- 十六 君心缭乱，无心吟 240
- 十七 寂清冷宫，生死别 254
- 十八 三生三世，前缘梦 276
- 十九、血毒渐深，情染白 287
- 二十、离音萧瑟，负春风 300



一
缘浅何必，与君逢

寂寞的夜晚，月光如水。

“已经十三年没有见过他啦！不知他是否还是旧时模样？从他父亲用刀逼我离开傲林山庄，我自悬崖上跌落，被你的师祖救了，至今不曾离开茗苑半步，时间过得好快。幸好‘拣’到了失足落入山崖的你，常常来此与我做伴。”岳晴梅微微一笑，“那时你还只是个八九岁的小姑娘。”

叶凡静静地想着那一幕，两个玩耍的小孩子，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“自己”，另一个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姑娘——“自己”同父异母的妹妹叶芯——一个漂亮可爱却任性、刁蛮的小姑娘。

叶芯喊：“姐姐，快来看，那儿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叶凡好奇，跑过去，站在山崖的边上，看不到什么东西，有些不解地转头问：“妹妹，有什么呀？我怎么看不到？”

“你再看看。”叶芯笑着说，笑得好像商店里卖的水果糖。那时看到这一切的叶凡，觉得这个小姑娘长得好可爱，甜得想让人上去抱着亲一下。

那个小小的八九岁的小叶凡，真的转身仔细去看，却觉得有人推了自己一下，甜甜的、软软的声音在说：“姐姐，你若是看不到，就下去看好啦。”

然后，小小的叶凡就失足落入了悬崖，像一片树叶，一点动静都没有发出来，甚至没有惊动附近的奴仆。

再然后，那个甜美的小姑娘叶芯，一迭声地高声嚷着：“姐姐掉下去了！姐姐掉下去了！”

那是小叶凡最后的记忆，也是叶凡最初的记忆。

小叶凡是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推下的悬崖。而自己，却是心甘情愿跳下去的，她是真的不想活了，活得够够的了。

然后，小叶凡死了。她，叶凡，一个同名同姓的女子却活了下来，灵魂安静地附在了善良单纯的小叶凡身上。以她的身份在这个陌生的朝代里活了足足十年时间，从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长成了现在的十八九岁的大姑娘。

“凡儿，想什么呢，如此出神？”岳晴梅轻轻碰了一下叶凡。

叶凡回过神来，微微一笑，静静地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突然间有些走神。师父，您说。”

“听说，你父亲要为你们姐妹三人选婿？”岳晴梅关心地问。

叶凡点点头，“是的，如今我们姐妹三人都已是应该出阁的年纪，自然是要二老操些心费些神。”

“你想找个怎样的夫君？”岳晴梅淡淡一笑。

叶凡微笑着说：“自然是想找一个对凡儿一心一意的人。”

叶王府，灯火通明。

京城第一首富，朝中第一重臣，手握兵权，坐拥良田，热闹是数一数二的。叶茗、叶凡、叶芯，叶王府三位千金，叶王爷一妻二妾同年所生。大小姐端庄沉稳，二小姐恬静清秀，三小姐活泼娇美，个个都是京中数一数二的美女。

叶凡避开前门，绕道走了后偏门，隐约听得有人说话，立刻闪身躲进路旁假山后。她随岳晴梅学艺，除了她自己，连贴身的丫头小莲都不晓得。

众人眼中的她，只是叶王府安静的千金小姐，多才多艺也不过是在琴棋书画以及女红上。

“奴才替少主子看过了。大小姐是个端庄守礼之人，是叶王爷偏房徐氏所生；二小姐安静不喜热闹，是叶王爷正房蓝氏所生；三小姐是叶王爷的宠妾李氏所生，生性活泼、容貌娇美。”

“哼。”一个声音懒洋洋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不耐烦地说，“如此无趣的事，亏爹想得出来。听说，这儿有处酒家的酒甚是有名，我先去尝尝啦。”

叶凡想悄悄离开，一动，又立刻停下身子，整个人僵硬地站着，呼吸也变得有些匆促。

“你是谁？躲在这儿做什么？”一个声音冷冷地问，一个挺拔的身影遮住所有光线，假山后突然间变得阴冷起来。

“我是这叶王府里的人。”叶凡脑子里转了转。此地无银三百两，傻事最好不要做，只凭这人的身手，绝非是个普通之人，她最好不要多事，指了指叶王府的后偏门，低声解释道：“刚刚走到这儿，听到前面有两位男子在讲话，因着男女授受不亲，怕人看到说些无聊的闲话，所以急忙躲到假山后面。”

林希晨冷冷地打量着面前的女子，素衣，素颜，应该是叶王府的奴婢。

“抬起头来。”

叶凡心不甘、情不愿地抬起头，却整个地呆住了。面前的人，神态酷似一个人，一个让她又爱又恨的人，发誓生生世世都不愿再想起的一个人。

“瞪着我干吗？”林希晨不屑地说，多少女人这样看着他，已经看得他麻木不仁啦。

“你长得很帅，却为何言行如此让人生厌？”叶凡脱口说道。

林希晨一挑眉，暗暗的光线下，看不清叶凡的面容，隐约觉得线条还是柔和的，应该是个温驯的女子，可眼神在暗色中仍然忧郁而凌厉。这丫头还真够胆大的！

叶凡立刻聪明地闭上了嘴。其实，她厌恶的并不是面前这个人，而是与这个人神似的一个人。

林希晨玩味地看着面前的女子，“丫头，陪我去喝杯酒如何？”

叶凡爽快地说：“好啊。此处望天酒家的酒是京城最最出名的，若是喜欢饮酒，那儿必是首选。”

“好，爽快，那么我们现在就走。”林希晨面上带笑，眼里却藏着审视，调笑道，“若是我拐了你如何？”

叶凡心中恼怒，却面带微笑，“若是真拐了，我就嫁你，如何？”

林希晨一愣，看着叶凡，嘲讽地说：“你当我是个女人就会娶吗？娶也要娶个有用的，像你这样的小角色，叶王府的一个小奴才，和我说话都不配，让你陪我喝酒那也是一时高兴！”

叶凡心中一紧，如此像。那个人也曾经这样站在她面前，毫不留情地说出冷得可以杀死她的话：“你一个如此平庸的人，我只不过是觉得无聊玩个小游戏，你还真当了真，不觉得太可笑了吗？”这句话让她生了求死的心，自己的真心付出，却不过是人家无聊时玩的一个游戏，她真是无颜面对众人，所以求死。如今想，死了还真是便宜那个人了，省得他还要想办法解决她这个“麻烦”。

“走还是不走？”林希晨不耐烦地问。

“走！”叶凡心中骂了他千百遍的“浑蛋”，“望天酒家的酒是最好的，不去可惜了那些酒啦。”

望天酒家，京城最繁华的酒家。

二楼靠窗的位置坐下。叶凡随意点了几样这儿的招牌菜，要了一壶好酒，



看着林希晨，说：“如何称呼？”

“林希晨。”林希晨淡淡地说，看着叶凡。

要死！叶凡心里痛骂一声，不仅神似，连名字也是一样的！怎么可能如此倒霉，莫名其妙地跑到了古代，竟然还莫名其妙地遇到了和那个人名字一样、神态神似的家伙！她咬着牙，硬生生咽下厌恶，努力平静地说：“好，充满希望的早晨。名字不错。”

“名字好不好，与你无关。”林希晨冷冷地说，“莫存什么念头，扫了我喝酒的兴。”

“你放心，天下男人都死绝了，我也不会寄希望在你身上！”叶凡恨恨地说。

“好！好！天下女人都死绝了，我林希晨也不会打你的主意！如何？”林希晨轻蔑地一笑。

叶凡简直要气疯了。现代的林希晨万分可恶！古代的林希晨可恶万分！看来人要真是有前生今生来生，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坏之分，坏人肯定还是坏人，好人自然还是好人。

她倒了杯酒，一口喝下，放下酒杯，再倒上一杯，依然是一口喝下，正准备要倒第三杯。

“姑娘好酒量。”有人温和地说，声音清晰稳重，“只是酒伤人身，且是冷酒，莫要喝得如此着急。”

叶凡侧头寻声望去，邻桌坐着一位年轻公子，素衣锦衫，剑眉朗目，生得气宇轩昂，应该是位官家的公子哥。

“你劝她做甚，我正要瞧瞧这丫头能疯到何种程度。”林希晨恨恨地说。

“何必为难她，看她模样，已被你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。”与那素衣锦衫的公子坐一桌的另一位男子，笑着打趣。

林希晨一笑，“这小丫头是叶王府的奴婢，哪会怕我？心高气傲得很！”

“叶王府的奴婢？”说话的人一愣，仔细瞧了瞧叶凡。酒家的烛火亮如白昼，明亮光线下，看得见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，青丝如瀑，肤洁如玉，秀眉轻蹙，一双眼安静深邃，如同古潭深井，望不到底。穿一件淡素的衣衫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。

看打扮像是个奴婢，但看气质，却高贵典雅、沉静温婉，不像是奴婢该

有的。

“没想到叶王府的奴婢都如此出色，难怪那么多的人跑到叶王府提亲。对啦，你们叶王府的三位小姐，哪一位更优秀些？”说话的人好奇地问。

“都很好。”叶凡淡淡地说。

“总有个最好的吧？”说话的男子不肯罢休，指着与自己同桌的人说，“这位可是当朝宰相何大人的大公子，和你家府中的三位小姐算得上是门当户对。向你打听一下，也好让何公子参考参考。”

“只怕是你更感兴趣些。”叶凡冷冷地说，“我说过，都很好。你想娶哪位哪位就是好的，哪里有人肯娶差的？”

说话的人脸上一红，喃喃地说：“真是个嘴尖牙利的。好吧，以我身为望天酒家东家二公子的身份好奇一下也不为过吧？”

“不为过，选妻是选一生相伴的人，自然要仔细些。只是，在我眼中，三个都是极好的，说不出哪个更好些，实在是抱歉了。”叶凡依然冷冷地说。

望天酒家是父亲好友苏伯父的产业之一，这个人自称是苏家二公子，应该是苏青民，与他大哥苏青怀模样有几分相似。

至于苏青民口中当朝宰相何大人的大公子，自然就是今年的新科文状元何家瑞。叶何两家关系不好，在朝中也是明争暗斗，难道也会打叶家三位小姐的主意吗？

“青民，她既是叶王府的奴婢，如何敢评论自家主子？莫难为她了。”何家瑞温和地说。

叶凡懒得理会面前三人，自己又倒了一杯，一口喝下，脸上微显红晕，眼神有些迷离，浓浓的忧伤似乎怎么也化不开。

“一个姑娘家，怎么如此喝酒法？”林希晨皱了一下眉头，不满地说，“你喝醉了，别指望我会送你回去。真是没有规矩。”

叶凡瞪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要么喝酒，要么闭上嘴，碰上你这样一个无趣的人，真是没意思。”

林希晨一窒，半天没说出话来，看着叶凡，恼怒地说：“好，喝！”

何家瑞和苏青民彼此看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。

真喝得多了，叶凡隐隐觉得头有些晕。看着林希晨，影像也模糊起来，人



看起来也不是那么讨厌了。毕竟不是一个人，虽然同名同姓，也神似，但是一个现代一个古代，只是巧合罢了。

林希晨开始有些担心了，这个小丫头真的喝醉了，怎么送回去？把她一个人放在这儿，还真有些不放心。“好啦，算我怕你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快回去吧。”

叶凡只喝酒却不肯说话。

恨着那个人，但面对一个和他相似的人的时候，心底竟然还是软软的，似乎多一刻也好。

“走啦！”林希晨真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小丫头片子，伸手一拽，握住她的手腕，硬拉着她下楼。

“哎，你干什么呀？”苏青民立刻大声说。

“干什么？送她回去呀！”林希晨不耐烦地回答，“你没看她喝多了吗？我可不想担个拐卖叶王府奴婢的罪名。”

“你也不能就这样带她走呀。”苏青民不高兴地说。看着可怜的小姑娘被一个大男人毫不怜惜地抓着，他不由生出英雄救美之心。

林希晨看着苏青民，“不这样送她回去，难道要找个八抬大轿送回去？”

苏青民一愣。

林希晨拉着叶凡下了楼。

下了楼，冷风一吹，叶凡清醒了许多。她挣开林希晨的手，站稳身子，冷冷地说：“这儿离叶王府不算远，我自己回去就成。”

林希晨皱着眉头，冷冷地说：“随便，出事自负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，自顾自地走开了。

在现代的时候，也是这样，那个林希晨毫不留情地把她一个人扔在风雨中，决绝地离开。明明是他招惹的自己，怎么最后全成了她的错？就如此时。

已经十年光阴，竟然还是忘不了。

第二天，林希晨带着随从亲自登门拜访。

花园里有一位女子正在荡秋千，桃红的衣裙，像朵娇艳无比的花。她笑着，笑声清脆，宛如珠落玉盘，叩动人的心弦，听得人心恍惚。一张脸，艳若桃李，

桃红的衣衫遮不住一身的风情妩媚，就如初绽的牡丹，带露的芙蓉。

“这是叶王府的三小姐，单字一个‘芯’。”一旁的随从小声说。

“不错，有几分姿色。”林希晨抬头冲着秋千上的女子笑着说，“是叶家三小姐吧，果然是国色天香。”

叶芯站在秋千上，偏着头看着站在自己不远处的男子。

是一个玉树临风的英俊男子，眉间隐约有王者贵气，邪邪的眼神仿佛穿透了她所有的保护，看得她忍不住红了脸。

叶芯甜甜地一笑，问：“是我父亲的朋友吗？”

林希晨轻轻一纵，叶芯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感觉一股暖暖的气息扑在脸上。细看，对面窄窄的秋千上站着两个人，几乎是贴着面站在一起。她一哆嗦，差一点摔下去。

林希晨一揽，美人抱满怀，调笑道：“我有如此可怕吗？吓得你如此慌张？”

叶芯羞得脸通红，不好意思，又不敢动，只得僵硬地站着，不知所措地贴在林希晨胸前，听得见自己的心中就如一面小鼓不停地敲啊敲，敲得她慌乱不堪。

林希晨携着叶芯轻轻纵身而下，微笑着松开她，“惊扰了。”

叶芯羞涩地看着林希晨，目光痴迷。

林希晨无意间抬头，远远的一处阁楼前台上，一位紫衣女子正坐在栏杆旁，一脸看好戏的表情看着这边，眼神里是不屑和漠然。

淡紫的衣裙，迎风飘动的发丝，隐约有玉簪的淡淡寒意。干净的面容，淡然的神情，就好似空谷幽兰，山间清泉。

是昨晚那个与他一起喝酒的小丫头。

有个温柔的女声在耳畔响起，“三妹，你又跑到这儿荡秋千，小心让爹知道了，又要责怪。”

林希晨收回目光，看着面前的女子，温柔端庄，观之可亲。

仆人小声说：“这是叶王爷的大小姐，单字一个‘茗’，性格温和端庄，是个标准的闺阁女子。”

“叶大小姐，你好。”林希晨礼貌地施了一礼，笑容温和。

叶茗微微一愣，客气地说：“您是父亲的朋友吗？怎么没有人招呼您？真是

怠慢了。来人，领这位公子去前厅，父亲正在前厅与客人喝茶。这位公子，请吧。”

“谢了——”林希晨微笑着，礼貌周全地再施一礼，离开。走之前，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远处的楼阁前台。

淡紫衣衫的女子依然坐在那儿，悠闲自在地看着发生在自己眼前的好戏。脸上有着淡淡的笑意，用唇形轻轻地说：“厉害！”

林希晨装作没有看见。

下人报出林希晨的家世名号，叶王爷立刻亲自走出前厅迎接。傲林山庄，江湖第一大庄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他们也来叶王府提亲，比那些王孙贵族来提亲让叶王爷面上有光彩多了。

虽然林希晨的名声有些不妥。

“来，来，快请坐。恕我卖个老，就称一声世侄了。”叶王爷哈哈笑着，寒暄着，礼让着。

林希晨看似平和，但眉宇间藏着傲气，举手投足间还透着股王者之气，坐下来，不卑不亢，极是落落大方。

“听说叶王爷为三位女儿选婿，希晨过来凑个热闹。刚刚见过了叶王爷的两位女儿，大小姐性格端庄温和，三小姐活泼娇美，果然是人中凤，花之冠。只是不曾得见贵府的二小姐，有些遗憾。”说着，端起茶慢饮一口。

“呵呵，夸奖，夸奖。”叶王爷笑着说，“这三丫头自幼顽皮，怕是又到花园里荡秋千去了，倒让世侄看笑话啦。”

林希晨微微一笑，没有接话。

“爹爹。”叶芯如同风一般飘进前厅，瞧见坐在那儿的林希晨，脸上一红，娇羞地低下头。

“来，见见傲林山庄的林希晨林少庄主。”叶王爷看了一眼三女儿，笑着说。

傲林山庄？少庄主？如此年轻，竟然是傲林山庄的少庄主，江湖第一大庄的少庄主，真是不敢相信。而且还如此英俊，如此让人着迷。

叶芯娇羞地低下头，走到林希晨面前，轻施礼，曼声道：“叶芯见过林少庄主。”

林希晨微微一笑，“叶小姐的秋千荡得漂亮，在下佩服。刚才若有失礼之



处，还请见谅。”

想起刚才那一抱，叶芯面色一红，站在那儿，满心的欢喜，偷偷地打量着林希晨，看一眼，就觉得心跳一下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两位姐姐呢？”叶王爷问了声。

“大姐刚刚还见过，此时应该在二姐那儿。”叶芯一边回答，一边偷偷地打量林希晨。

“去请两位小姐过来，就说府里有贵客，请她们过来见个礼。”叶王爷吩咐身边的仆人。

一会儿，从门外走进来两名女子，前面是刚刚在花园见过的温柔端庄的女子，叶王府的大小姐叶茗。后面却是那位着紫衣的小姑娘，此时正微笑着，淡淡的，好像第一次见到林希晨般站在前厅里，就如一朵悄悄绽放的茉莉花般内敛恬静。

“这是我的大女儿叶茗，二女儿叶凡。”叶王爷笑呵呵地介绍，三个女儿是他的三个骄傲。

叶凡?!

林希晨看着眼中藏着讥讽的叶凡。昨晚与他一起在望天酒家饮酒的女子，自己发誓天下女人死绝了也不会娶的女子!

林希晨觉得有些尴尬，自己竟然把她当成叶王府的奴婢。

可是，那么晚了，她为什么会出现叶王府的后门?

“来，见见傲林山庄的林希晨林少庄主。”叶王爷招呼一声。

傲林山庄的少庄主?叶凡一愣，难道他就是师父的儿子?

她看着林希晨，有几分迟疑地问：“你真的是傲林山庄的少庄主?”仔细看，似乎与师父有几分相像。

“是，如假包换。”林希晨一笑，说。

“如果真是，我也许真要考虑考虑是不是要嫁给你。”叶凡轻轻地说。声音不大，别人听不到，但林希晨绝对可以听到，而且她所希望的也只是让他听到。

林希晨微微一愣，有几分意外。这个女孩子，有着温和清秀的面容，靠近了，却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。她这句话听来荒唐，却说得一本正经。

他笑着调侃，“不是说天下男人都死绝了，也不会把希望放在我身上的吗?

怎么突然间变了主意？”

“问题是现在男人都还活蹦乱跳的，所以可以考虑。”叶凡淡淡地说，“这和感情无关。打算嫁给你，不过因为你是傲林山庄的少庄主，若不是因此，如你一般的人，怕是远远躲着才好。”

林希晨一挑眉，竟然有隐约的失望，一个看起来脱俗的女子，想要嫁他竟然也不过是为了他的身份。“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吗？”

叶凡听出林希晨话语中的失望，有些意外地看着他。那双眼睛亮亮的，却透着玩世不恭，调侃地看着她。

也许是自己听错了吧，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失望呢？对着她这样的女子，怕是看得眼睛都倦了吧？江湖上的人都晓得，傲林山庄的少庄主和他父亲一样是一个风流多情的种，想来眠花宿柳不过常事。

“是的，仅仅因为你是傲林山庄的少庄主。”叶凡点点头。

“傲林山庄的少庄主夫人可没你想象的那般容易做。”林希晨淡淡的，冷冷的，藏起自己的失望，平静地说，“只怕是如你这般的人，连我娘那关都过不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叶凡看着他。师父说她已经有十三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，看林希晨此时的年龄，应该也就在二十二三岁上，师父离开时，他应该十岁左右，肯定已经记事了。但，听他说话的语气，对于现在的叶夫人似乎是以娘来称呼。

“你是说现在的这位叶夫人吗？”

“当然，傲林山庄除了我娘，还没有别的女人称得上庄主夫人。”林希晨冷冷地回答。

叶王爷一旁笑着问：“你们两个在这儿悄悄说些什么呀？”

“没什么，只是随便聊聊。”林希晨笑着说，“在下与您府上的二小姐聊得挺开心。”

“是吗？”叶王爷笑笑，看了看安静的二女儿，说，“既然来了，就好好玩上几日，这京城之中热闹繁华之处甚多。”

林希晨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多谢。”转头看向叶凡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但却对叶芯温和地说，“我初来此地，人生地不熟，不知叶芯小姐可否陪在下四处逛逛？”



“好啊。”叶芯开心地说。刚刚看到林希晨只与二姐聊天，心中觉得郁闷，没想到林希晨竟然提议让她陪着逛逛京城，她自然是开心得不得了。

山上的花开得灿烂无比，从叶王府赶到“茗苑”，骑马要半个时辰的时间。

岳晴梅正在院中打扫，见徒儿来了，有些意外，“凡儿，怎么今日有时间过来？”

“师父，傲林山庄的少庄主林希晨到府上提亲了，今日刚刚见过。”叶凡看着师父，安静地说。

岳晴梅微微愣了一下，呆呆地望着叶凡，说不出话来。好半天，她才喃喃地说：“是他吗？他好吗？他还记得我吗？”

“他很好，长得很帅，和您有些相像。”叶凡微笑着说。

岳晴梅苦笑一下，“他肯定已经不记得我了！莫姑娘是江湖上最善用毒的百毒门的女子，当年，我误中了她的迷魂散，做出那般荒唐的事。在他心目中，我定是最卑贱的人！”

叶凡轻声说：“凡儿嫁给他好吗？”

“不好！”岳晴梅立刻说，“不要说那个莫姑娘你应付不来，希晨在江湖上声名狼藉，叛逆不堪，也配不上你。”

叶凡低下头，“可他毕竟是您的儿子，不会错得太离谱，凡儿甘愿一试。”

岳晴梅摇了摇头，“凡儿，师父知道你的用心是想让师父可以时时见到他，但师父绝对不允许你拿自己的一生做赌注。希晨在我眼中，如何都是个好孩子，但在现实中，若是嫁了他，你定要受其苦。”

叶凡微笑着说：“师父，莫要担心，只怕是您那个宝贝儿子还不一定愿意娶我。他可是发狠说，天下女人都死绝了也不会娶我的。”

岳晴梅一愣。

林希晨回到居住的客栈，推开门，表情有几分诧异。

叶凡正静静地坐在桌前，看着他走时随手放在桌上的一本古书。

“你好，玩得可开心？”叶凡淡淡地打了声招呼。

林希晨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你一个女子，跑到我一个男子房中做什么？”

叶凡一笑，并不介意，“若我问那店中小二，为何让你一个男子进到我的客